

作品 / IDOLiSH7

CP / 大神萬理x折笠千斗(バンユキ)

大神萬理(攻)

- 現在27歲，是某藝人事務所的事務員，工作能力高，從雜務到經紀工作支援都有涉及，工作範圍很廣。
- 為人通透而溫柔，性格沉穩，是大家的哥哥一樣的存在。
- 10年還是高中生(17歲)的時候，在校內音樂社團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就讀另一間高中的千，開始了一起組樂團的生活，後來變成二人地下偶像組合。會與千一起作曲，也會處理幕後與行政的工作，喜歡千對音樂純粹而執著的堅持。
- 22歲時，與千一起經營的**Re:vale**快將得到出道機會，但在一次**live house**表演裡，舞台上照明燈意外墜落。萬理為了保護折笠千斗而令臉受傷，為了不讓自己的傷勢成為千扭曲自己原則迎合商業要求的把柄，好讓千專注音樂，最終決定離開。離開後被現在工作的藝人事務所社長收留。五年以來一直隱藏自己的行踪，不讓千找到自己。
- 5年後(27歲，即現在)，在一次事件中不得不揭露自己的身份，與千相認。對所有人都很溫柔和善，唯獨對千的態度冷淡，說話不留情，會刻意避開與千的接觸，原因是不希望千與現在的拍檔(百)關係受他的重新出現而影響。

折笠千斗(受)

- 現在26歲，是頂級偶像組合**Re:vale**的一員(另一為拍檔為百)，也是演技備受讚賞的演員，表演充滿張力，在娛樂圈內有著一股王者氣派。但很照顧後輩，也是個關心他人的內心溫柔之人。對音樂有不容退讓的堅持與執著，說話不懂修飾言辭。
- 10年還是高中生(17歲)的時候，是個孤高冷淡、獨來獨往的美少年。因很帥而很受歡迎，女性關係混亂。但他本人只對音樂和作曲有興趣，在校內音樂社團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就讀另一間高中的萬，開始了一起組樂團的生活，後來變成二人地下偶像組合。為了萬而開始注意自己滿身是刺的性格，嘗試改善交際技巧。
- 21歲時，在一次**live house**表演裡被萬保護。萬離開自己後幾乎崩潰，打算放棄音樂，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後來得到原歌迷(百)的支持，與百繼續使用**Re:vale**的組合名稱在娛樂圈打滾，用五年的時間就成為**top idol**，途中一直尋找萬的行踪。
- 5年後(26歲，即現在)，在一次事件中與萬相認。重遇後經常爭取機會與萬相處，卻常遭到萬的冷落和拒絕。

《夏蟬之鳴》

01

凜冽的冬風在渺無人煙的小區呼呼而過，這小房子的玻璃窗本應能好好抵擋下來——這一點他在簽訂短期租約前有好好確認過——但踏進小房子的玄關之際，就算是再厚重的大衣，也蓋不住大神萬理渾身的寒意。

是超乎所料的偵測力與行動力？是滴水不漏的跟蹤計劃？還是精心策劃的復仇行動？

「……你怎會在這裡？」大神萬理捉緊了輕裝肩包的帶子，額上尚未完全復元的傷口彷彿又要痛起來。

銀髮的青年正坐在玄關的小梯級上，側身倚著鞋櫃。他被來者的聲音喚醒，半掀眼皮，往上望去。良久才開口的話中，不難聽出幾分戲謔：「喔，你終於肯回來了嗎？」

*

搬家這回事，大神萬理不是第一次經歷。但這次的新居入伙，並沒有如大神萬理想像中一般順利。過於突然的撤退沒有給予他過多時間收拾行裝——幾件更換的衣衫、必要的文件與證件、少許現金……此刻全都放在自己隨手撈起的小背包中。

明明該作為新租客好好安頓下來，大神萬理卻彷彿只是個過客一樣，在床上隨便挑個位置坐下，便將目光傾倒在自己的手機屏幕上。小房子裡的窗戶緊閉，把屋內人的呼氣都鎖在同一個空間中，狹路相逢，無從躲避。大神萬理滑過通訊簿中一行接一行的聯絡人資料，嘗試不把注意力放到自己正前方不遠處的折笠千斗身上。餘光之中，那人交叉著雙手，倚著牆身而站。那雙一向銳利的目光，彷彿能穿過混濁的空氣，活活地勾住自己喉嚨。

如冰面一樣淡漠的灰瞳、透著一層薄薄光芒的銀髮、如他批判作品的言辭一樣尖銳的菱形耳環、灰白色調的居家服……那無疑是折笠千斗。但那人身上的一些痕跡，卻又與他所認知的千有所不同——白皙的頸項上一圈顯眼的紅痕，以及那如幻影一樣，無法觸碰的身軀。

千說，他從路邊的雜貨店買來繩子的時候，其實根本沒想好要掛在哪裡。誰知道，還真的給他找到了。

畢竟自己在意外過後也昏迷了好幾天，逃出病院前也尚未完成徹底的身體檢查，大腦會出現些甚麼後遺症，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作風一向務實的他，還是覺得凡事談實際證據比較妥當。

「喂？是大介嗎？噓——我沒事！」挑好了有足夠信任度的人選，耳邊卻隨即傳來對方驚訝地大喊的聲浪。大神萬理皺著眉想要把手機拉離耳邊，又深怕會被面前那人截聽到甚麼秘密。

「你到底去哪兒了？千那傢伙兩天不到三天就到Live House搗亂，大家都很困擾欸！」

「……他還在那邊嗎？」

「不然呢？他在找你啊！」

「他還在找嗎？」

「對啊，他昨天還和高野打了一架！」

「他沒事就行了。不要告訴他我找過你。」

沒有理會電話另一邊還未說完的嚷嚷，大神萬理俐落地按下了結束通話鍵。冬日的小房子裡重拾死寂，他抬眸一看，那人的目光依舊沒從自己身上離開。

「你很會玩躲貓貓嘛？大神萬理。」甚至還染上了半分輕蔑。

大神萬理原本還在猜想自己到底要與眼前人對峙多久，想不到，對方卻先移開了目光。這裡顯然不是他熟悉的環境——他的視線掃了掃空無一物的茶几，又望了望只放著一個破爛小鬧鐘的床頭櫃。灰藍的眸子上，不經意地浮起了幾絲不悅。

「你找甚麼？」

「《大神萬理殺害計劃》——我前一早就寫好了。」

自己離開後，千會有甚麼反應，他不是沒有想像過。這個嚴肅得來又有點滑稽的行動，也許有點偏激，但依然在他預計之內。他好不容易按捺住自己因好奇而想追問下去的衝動，縱不忍心，也要向對方指出：「這裡已經不是那間公寓了。」

「沒錯。」對方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卻沒有絲毫窘態。那人邁開了腳步，然後一步一步向自己走來。四壁之內，他無處可逃。對方站到他眼前，伸出了手，覆上了他的頸項。明明不該有任何觸感，他的喉間卻滲進了窒息般的冰冷。

「但無論到了哪裡，我也不會放過你。大神萬理，你會為你的所作所為而後悔。」

家裡多了一位莫名其妙的住客，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方便。那畢竟是他的拍檔，彼此的生活習慣，早已摸得一清二楚。首天入住之時，自對方眼中滲透出來的濃烈情感，曾讓他猶豫自己是否需要另覓住處。但想不到，在後來的日子，對方倒是意外地乖巧平和——就像當年勸喻他需要調動一下某兩個小節而遭堅決拒絕，卻會在翌日睡醒後被遞來一份修好的曲譜。

相比起這些，其實生活費才是比較讓他困擾的事情。這樣的生活不知道需要過多久，但起碼，要堅持到千能重新走出陰霾。既然自己已經決定好前進的道路，就要把它貫徹到底。如果千正到處尋找自己的話，那他一定會從他倆都熟悉的圈子裡著手——Live House、音樂酒吧、咖啡廳、錄音室……這些地方，全都成為他禁止自己再次踏入的領域。求職的範圍，亦因此而縮窄了不少。但不知怎麼的，他倒有一股莫名的底氣，能在這場躲貓貓大賽中脫穎而出。

他從背包中翻找出自己求學時期用過的履歷表草稿，連同其他雜亂的文件散在茶几上。為了讓自己離開得無後顧之憂，他早已將重要的資料和聯絡人的名片分類放好在那所公寓的文件夾中。正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安心地帶走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大神萬理在茶几上架好設備，安靜坐下。不料折笠千斗亦湊到他身邊，探頭過來，像一隻偏喜歡在主人工作時表現自身存在感的小貓咪：「你在幹甚麼？」

「找工作啊。」

一旦開始了網上搜索，他倒是能專注起來。直到對方的口裡突然掉出某個令人心弦一顫的詞語，那雙一直在敲鍵盤的手，才停了下來——

「是樂譜。」似乎沒有得到預期中的反應，千頓了頓，又重覆了一遍：「是我還未完成的樂譜。」

大神萬理假裝草草地瞄了桌邊一眼，儘量把自己的語調壓成一條平穩的橫線。「嗯。收拾東西的時候不小心夾進來了。」

「大神萬理殺害計劃」遲遲沒有被啟動，是不是對方早已盤算要換另一種方式去凌遲自己？當那人開口輕哼樂譜上首個音符之時，他如此想著。例如，用透薄如刀片的音色，輕輕划開他微弱地跳動的心臟；或者，用婉轉如繩索的旋律，慢慢纏上他呼吸紊亂的喉間。

分不清自己是喪失了力氣還是下意識想要逃避，他只能繼續把視線釘在電腦屏幕上。

首段唱畢，對方又接著哼了第二段。

凌遲？不對。那些歌，那些旋律，不該如冬日一樣將人拖曳到死寂的終歸裡去。那裡有著他最鮮活的青春，最熾熱的回憶——那該是最美好的夏日。即使沒有吉他的伴奏，那人清澈的嗓音，也足夠牽起他顫抖的手，領他回到那白浪拍岸的海邊。

直到那人合上雙唇，而音色在冬日稀薄的氣息中彷彿如雪片一樣漫開、落下、融化，大神萬理才彷彿如隔世地開口：「……原來鬼魂也能唱歌嗎？」

沒理會話中奚落自己的成份，折笠千斗反而像勝出了一場比試般得意地挑起了唇角。「你很後悔吧？你這麼一走，說不定以後都沒有機會聽到我唱歌了。萬，好好感謝我吧。」

後悔還是不後悔，其實很取決於對所追求事物的渴望有多大。

例如，夏日限定的海鹽焦糖冰淇淋從下週起就不再供應，他會意外地看到千在掃視餐牌後，比平常多下單了一杯。他說，讓你的女粉絲看到，一定會提醒你這樣又多攝取了多少糖份。千會呷著小湯匙，用模糊的語音毫不在意地回擊，反正我怎樣吃也這麼好看。那麼，為了不後悔，就再多吃一杯吧。

或者，一直合作的Live House從明天起就要結業，在五光十色的幻彩燈光中，他會看到撥動琴弦的五指，比平常更加用力；迴盪在會場裡的吶喊與歌聲，比平常更加響亮。沒錯，為了不後悔，就唱得再賣力一點吧。

甚或，在慶功暨道別會中被酒精沖昏頭腦的音樂天才，會把當天一切的巧合都串連起來，妙想天開地覺得，連眼前這人下一秒鐘也會消失不見。

我不會啦——如此說著的大神萬理，扭頭避開偏要湊上來的折笠千斗。

你確定嗎？銀灰瞳孔把努力維持理性的青年鎖在公寓角落與沙發的一隅，雙手掙扎著想要重新將十指攀到棉質衣衫的領口上。

他想在自己的話中再多注入幾分堅決，然後順勢把人拉到床上蓋好被子睡個好覺。可當他抬眸望向那雙眼睛，望向那眼眶裡透出的肅穆，卻有那麼一刻，感覺對方口中所說的，將會成為事實。

你敢肯定，夏日真的不會完結？他再問，揪著他領口的手竟在微微顫抖。

他頓了頓，再開口之時已阻止不了自己捉著按住對方雙手的力氣流走——就算我真的消失了……唇上緊接而來的熱度，瞬即封住了一切假想與猜測。

又有誰能肯定夏蟬之歌能唱到最後？海風間那聲夾著笑語的諾言？抑或夜裡那句決定與你唱到止死方休的誓言？

彷彿想要在虛無的光陰留下最深刻的痕跡一樣，對方在落下親吻的同時，亦啃咬上青年的唇瓣。原本無動於衷的藍髮青年，竟也被撩動起一直按捺的神經。他用大手扣起了那人仍在自己衣領的手腕，然後將五指穿進指縫之間。緊緊的，緊緊的，以力度作為存在的證明傳遞過去。

就像仲夏之時以喧鬧互相呼應的蟬鳴一樣，此起彼落，用共同的氣息染滿整個夏日。

身上的衣物此刻顯得多餘。暴露在夜裡的肌膚本該被覆上一層涼意，但彼此吻過的地方，卻像被烈火燒過一樣，炙熱非常。津液在吸吮之間沿著下顎滑落，為摸索著身體的另一手引領出一道軌跡。肩膀的弧度，頸項的線條，柔軟的耳垂——就算日光再刺眼，那被自己觸碰過的輪廓都不會輕易消失。

挑起一切事端的那人想要偷偷喘息，卻不料青年的手早已插進髮間，托住了後腦。那人在呼吸的間隙之間漏出了一聲呻吟，不禁摟緊了青年的脖子。

唱吧，唱吧，將叫聲堵滿耳朵，將熱度蔓延整個林間，直到熾熱的世界只剩下耳鳴般的聲音。

能怪誰呢？大家都只是不想後悔而已。

大神萬理在夜裡緩緩地睜開眼睛。

他記得那間合作已久卻因日間生意經營不善而被迫結業的Live House，也記得那場大家都喝得爛醉的慶功暨道別活動。但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卻不如夢境一般。回到公寓後的他們累倒在地板上，不知道是誰先睡著，總之，甚麼也沒發生，就這樣一同迎接翌晨刺眼的日光。

明明是那麼頹廢的一晚，睡夢中的腦袋卻將它描繪成完全不同的景況。他望著漆黑中的天花板，笑著搖了搖頭——這不會就是自己後悔沒做的事情吧？他自問比同齡人成熟，不該有像思春期小男生一樣的奇怪妄想。那麼，為什麼偏會遇上這樣的夢？

「好冷。」

耳邊傳來某人的細語。大神萬理撐著眼皮在枕上側側頭，嘗試在眼睛適應黑暗的同時看清那人的表情。

無論到了哪裡，為什麼……總是擺脫不掉呢？

那在自己入伙當天明明兇得很的某人，此刻卻抱著雙膝，正面坐在自己的床舖前。千叮著大條道理獨佔床位的大神萬理，問：「你不讓我睡進被窩裡嗎？」

又是那個眼神——那個讓他每次都拒絕不了對方的請求，而選擇放棄早上的課堂並與他一起把樂曲完成的眼神。

大神萬理看著對方單薄的身影，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將自己挪近了牆壁那一邊，勉強在單人床上空出了半個身位。才剛拉開了被窩，銀髮青年就縮著瘦削的肩膀，爬進了被窩，躺到他的身旁。

「還是好冷。」

「棉被已經分你一半囉。」大神萬理頂著倦容，滿臉愛莫能助。

如此說完，千卻依然注視著自己，眼神似乎在埋怨眼前人做得還不夠多。

但他還可以怎樣？伸手抱抱對方嗎？

「別這樣看著我。」他暗地裡打消了念頭，續道：「死了就再也感受不到別人的體溫，你上吊的時候該想到這一點。」

似乎被戳中了痛點，千沒作聲，只是默默地回望他。漆黑之中，他們的視線於近在咫尺的距離間相交，如兩根緊纏的弦線。不知道過了多久，千才淡然地開口——

「你這樣避開我，不也永遠無法再看到我嗎？」

為了不後悔，連再也不相見也可以一併忍受嗎？

大神萬理多麼想把那猶如線香花火燃點後綻放出點點星光的目光捻掉，然後拍拍那顆頂著凌亂銀絲的腦袋，隨便把人打發掉。但他卻忘記，自己根本不會觸碰到眼前這位莫名其妙的住客。

也許是「晚安」，也許是「快睡」，倉促地落下話音後，他就重新閉起雙眼。即使要再次回到走向截然不同的夢境裡去，那也是他心甘情願的選擇。

04

——大介告訴我了。

——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要走？

——你的傷呢？

——你快點回來。

——萬，你快點回來。

一條接一條的訊息，不分晝夜地從手機的屏幕上閃現。連綿的提示音，彷彿能串成夏日林間不願休止的蟬鳴。站在小房子中央的大神萬理木無表情，將一切拉動眉頭或唇角的力氣全都灌進牢牢按住手機電源開關鍵的指頭上。一條又一條彷彿有生命的訊息，就在黯淡下來的日光中，被埋在泥土裡。

千站在他的身邊，把一切收盡眼底。他開口，口吻像自己那天逃出病院後路上迎面刮來的寒風。

——你不後悔嗎？

一陣寂靜過後，不知道是誰率先發出了破碎的笑聲。

——承認吧，你後悔了。

大神萬理沒有理會那一直勾在自己身上的視線，轉身走向了房子的深處。窗外的風聲呼呼作響。他拉開窗邊半身櫃的抽屜，將不再叫囂的手機放進去，然後默默鎖上。

沒關係，就算此刻包裹著一切的仍然是寒風凜冽的冬日，他也不會忘記夏天的蟬鳴——茫然，迷失，但依舊叫得聲嘶力竭。

你問，牠知道自己在唱些甚麼嗎？

牠會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這一刻，就該這樣唱。

——就算將唱破喉嚨，滲出血絲，也要盡情地，毫無遺憾地，不留悔意地，把樂曲延續下去。

05

把樂曲延續下去的方式有很多，可是他沒想過，自己竟然還能在核心的外圍，繼續自己熱愛的工作。這一切，都多虧了那位偶爾相遇的淡金髮社長。

買上嶄新的西裝，打上銀空色的領帶，從今天起，他的躲貓貓大賽，該踏上另一條賽道。

千與他一同站在全身鏡前，側目打量著抖擻精神的青年。他挑了挑眉，輕笑：「哼唔……偶像事務所的事務員嗎？你就不怕你會在電視台遇到我？」

大神萬理清了清喉嚨，臉上難得沒有絲毫動搖。「社長甚麼都知道——他說我可以先留在辦公室裡工作。」

生活漸上軌道，他的所思所想，不再只圍繞著一個人。想要報答的人、想要讓他們閃閃發光的後輩、想要好好聯繫的工作伙伴……還有許多許多，讓他終於能忙碌起來的事情。

這一晚下班的時候，他剛好瞄到便利店門前的宣傳牌——「海鹽焦糖冰淇淋，夏日限定發售中」。今天有值得慶祝的事情，就算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把屬於他那一份的冰淇淋吃進肚裡，他也覺得對方應該能體會到這份喜悅。畢竟，今天在社長的辦公室裡看到消息時實在太失禮了。要是讓他再看到那節報導，他一定能笑著與千分享。

「千，我回來了。」

大神萬理朝小房子喊了一聲，在拉下領帶、放下公事包的同時，抄起了床上的電視機搖控器，俐落地按下開關。

「千——」

那人在搞甚麼呢？要是聽到自己如此熱切地呼喚他的名字，他早就應該頂著一副得逞的樣子，從不知何方探頭出來，大搖大擺地宣揚自己的復仇大計又有一大進展。

他從便利店的塑膠袋裡取出冰淇淋杯，順道望向電視屏幕。一如他所料，深夜的娛樂節目，正重播著午間的消息。

「千——」大神萬理提高聲量，再喚一聲。「你快來看，你和百君今天正式出道了！」

房間裡，依舊沒有誰的回應。

電視機的聲浪迴盪在殘舊的小房子裡，連同老電風扇，攪拌夏日沉積在周遭的熱空氣。

……那個轟轟烈烈的復仇大計，已經結束了嗎？真突然啊，就連一句道別也沒有。

那老是揶揄自己且尖酸刻薄的話語，不會再在夜半侵襲耳畔。這本該就屬於他一個人的小房子，將會回復清靜。

直到手上的冰淇淋杯快要被指尖的熱度暖成室溫，大神萬理才察覺到甚麼，然後獨自扳開了圓形蓋子。他用附帶的小湯匙刮了一小口放到舌尖上——海鹽焦糖冰淇淋無聲地融化在嘴裡，誰也不知道，那裡曾乘載著一整個璀璨又瀾漫的夏天。

電視機裡的錄影片段依舊在播。那個一如既往地好看的銀髮青年，用著他最熟悉不過的聲線，唱著每次都能觸碰他靈魂缺口的旋律。即使要跨越多少個冬日，伴隨夏日歸來的蟬鳴，亦將如舊——熾熱，且聲嘶力竭。

大神萬理把涼意嚥下，然後閉上眼睛，微笑起來。

Fin.